

风中之树

孙 荪 / 著

对一个杰出作家的探访

一位杰出作家的人格与艺术评价的传记
一个文学时代侧影的述
一部文学创作学的笔
一本地域文化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风中之树

对一个杰出作家的探访

陈 冠 中

风中 之 树

孙 荪 / 著

——
对一个杰出作家的探访

人民文学出版社

4.825
1749

58006/08



李準与电影
导演谢晋



李準与
作家南丁



作者孙荪和作家李準对话



李準与冯亦代、毕朔望、范曾、黄宗江、白桦等文艺家朋友



李準与电影导演李翰祥、作家肖马等

李準与诗人
苏金伞、表
演艺术家申
凤梅在人民
代表大会上





李準与农民座谈



李準在云南金平前线与战士谈话

文學乃時代之子，而非時代之奴。
 文學長于寫實，但其生命長于創造。
 得時代之精氣神，攝生活之包香味，
 去時弊之教，化物性之魂，方能為
 讀者益友，良師，流芳史冊，永無極限。

紅樓書王、風中之樹卷首

二〇〇二年一月六日于心齋



目 录

序 言	一个杰出作家的出现.....	1
第一章	“我叫李準，河南人。”	13
第二章	出生在洛阳.....	22
第三章	黄河岸边.....	33
第四章	自然之子.....	45
第五章	首席启蒙老师.....	69
第六章	头一个楷模.....	81
第七章	幽默天性.....	98
第八章	三教九流.....	110
第九章	乳汁.....	129
第十章	戏迷	148
第十一章	应运而生	168
第十二章	独立原野	186
第十三章	自卑情结	206
第十四章	猴气	227
第十五章	风雨故人	249
第十六章	海绵体	265
第十七章	感情肥大症	286
第十八章	细节癖	310
第十九章	浓后淡	325
跋 语		351

序言：一个杰出作家的出现

2000年2月3日，新华社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我国当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李準于2月2日13时50分在北京逝世。

看到这个消息，在悲痛和遗憾中，一个意象一直在我的脑际徘徊，并且强烈地刺激着我的心：在一片文学森林中，一棵大树倒下了！

这是怎样的一棵文学大树啊！

一连串叠印着的镜头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出来：那是一棵文学大树成长的过程，一个杰出作家出现在中原大地上，在中国文坛上画出一圈一圈的

年轮。

那是1953年的事情。

一篇署名李準的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后来去掉了“一”字）在《河南日报》上发表，几乎占了整整一个版。一鸣惊人。很短的时间内，轰动全国文坛和社会。

这一年，李準25岁。

好像没有什么过程，或者过程被压缩了，一棵树刚刚在地面上出现，在很短的时间里，忽下子就长成了大树。

文坛上常常有这种一举成名的情形。如同鲤鱼跳龙门，一入龙门则身价十倍。在文坛上一旦一举成名，就像星星成了月亮，众星就会都来捧月，就会一通百通。20世纪80年代，一举成名的标志，是荣获全国某项大奖；在50年代，则是在党报上，尤其是在《人民日报》显著地位发表作品。

也就是从《不能走那条路》始，一发而不可收，李準活跃在当代文坛近半个世纪。他在小说和电影文学两大领域，挟风带雷，屡占鳌头，甚至可以说，他几乎囊括了全国（不止中国）所有这两方面的重要奖项。

可以粗略地勾勒一个线索：

《不能走那条路》1953年11月20日首发在《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很快转载（1954年1月26日），并加编者按，给以很高评价。接着，全国四十多家报刊相继转载，许多报刊发表了评论。小说旋即被改编成电影、戏剧、话剧、曲艺等多种艺术样式。

这个作品的发表连同作者的出现，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事件。不仅50年代文坛轰动，而且将近三十年后的80年代初期，又为此展开了一场争鸣。

《不能走那条路》发表的第二年，李準参加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电影剧本创作讲习班，学期三个月。一年后李準被调到河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这是1955年。他的一批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发表；河南人民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别出版《不能走那条路》的单行本和短篇小说集；他当选河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

1956年，他作为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赴东北十二个大城市和北大荒采访；酝酿写作电影剧本《老兵新传》；参加全国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中国青年出版社和通俗读物出版社分别出版其短篇小说集《野姑娘》、《农忙五月天》。

1957年，创作电影剧本《老兵新传》、《小康人家》，作家出版社出版其短篇小说集《芦花放白的时候》。

1958年，电影剧本《老兵新传》、《小康人家》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不能走那条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散文特写集《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与人合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出席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59年，《老兵新传》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中国第一部宽银幕故事片，获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优秀影片奖、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银质奖，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国产影片；短篇小说集《车轮的辙印》、《夜走骆驼岭》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

1960年，发表小说《李双双小传》，受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的高度评价和周扬所作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主题报告的赞扬；小说引起全国的改编热，李準先将其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喜旺嫂子》，后又改编成豫剧；接着有多种戏曲曲艺形式的《李双双》。据报道说那时全国有五百台李双双

的戏，造成一股“李双双旋风”。一篇小说衍化成当代文化史上一个事件。电影剧本《李双双》和短篇小说集《李双双小传》、《两匹瘦马》分别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电影剧本《耕云播雨》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参加全国群英会、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62年，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吉鸿昌传》（即《壮歌行》），小说电影剧本集《春笋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会上多次发言。

1963年，电影《李双双》通过观众投票而获得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李準获最佳电影编剧奖，周恩来总理特别表示他为该电影投一票。电影文学剧本集《走乡集》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文艺论集《情节·性格和语言》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4年，电影文学剧本《龙马精神》发表；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大会代表，全国青联常委。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李準为刚刚复苏的文坛献上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这是他从1973年以来历时四年完成的创作，影片引起影坛和文坛瞩目。

1978年，电影小说《壮歌行》发表，短篇小说集《不能走那条路》和特写《扁担春秋》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李準电影剧本选》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1979年，电影文学剧本《荆轲传》发表；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访问朝鲜。

1980年，当选河南省第五届人大代表，河南省文联副

主席、作协副主席、电影家协会主席，短篇小说《王结实》、《芒果》，电影文学剧本《中州七梦》发表。

1981年，短篇小说《王结实》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改编的电影《牧马人》获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李準小说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其改编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获电影百花奖中的三项奖和电影金鸡奖中的五项奖，与李存葆同时赢得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根据小说《李自成》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南原大战》、《双雄会》发表；参加中美作家会议访问美国。

1983年，论文集《李準谈创作》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1984年，访美散文集《彼岸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1985年，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瓜棚风月》发表，由其长子李澈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是年，突患脑血栓，治疗，休息，疗养。

病体治疗恢复中的十五年，李準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991年出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1996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参加电影《三国演义》剧本创作；完成电影文学剧本《清凉寺钟声》；改编电影文学剧本《老人与狗》；与韩瀚合写《唐僧玄奘》；改写电影剧本《鸦片战争》；访问英国、日本和台湾。

.....

20世纪末的读者和观众，对李準这个名字可能有些生疏了，但是，在50、60、70、80年代，李準如果不是知名度

最高的小说家，起码在农村题材领域，是知名度最高的电影剧作家之一。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李準的五十余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以紧跟农村变革运动的实践而引人注目，以揭示农村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见长，以塑造农民的典型形象而获得生命力，以独具特色的语言为群众喜闻乐见；而其长篇小说则以厚重的历史容量和丰富的人生内涵为文坛所重。

与他的小说紧密相连，他根据自己的小说和别人的小说改编的二十多部电影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从中追寻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农村变革的历史足迹，窥探中国农民的精神历程。

在其小说和电影作品中，创造出了宋老定、战长河、李双双、韩兰种、李麦、李秀芝、韩大娘、荆轲、吉鸿昌、王结实等一系列活生生的艺术形象。

李準因此而成为反映中国当代农村现实、农民命运、农民性格的代表性作家。

同时，李準又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贯穿性的作家。

由于中国当代文坛独特的原因，新中国初期成长起来的许多年轻作家都有过被错误打击的经历，因而长时间中断创作，尤其是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作家，创作间断二十余年。而李準，除了“文革”期间被迫“集体性”搁笔以外，其创作一直活跃于文坛四十余年。特别是50年代早期到60年代前期，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李準的创作出现两度高峰。其时李準作品的影响，颇有点如雷贯耳。在文坛上提起李準，借一句“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古诗，似也不太为过。

这还不说他在戏剧、曲艺、散文、书法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在中国当代文坛，李準是一棵发荣滋长、枝繁叶茂的文学大树。

可是，做出这些实绩的这位杰出作家，却原本是这样一个基础：乡村知识分子兼农民家庭出身，只有初中一年级的学历，一个盐栈的小伙计，一个乡村邮电所的帮办，一个小银行的职员，一所干部文化学校的语文教员。

这可以谓之双料的奇迹了。

李準以那样的基础走上文学之路而成为杰出作家，所谓奇迹者一；

在中国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坛，李準取得如此高的文学成就，所谓奇迹者二。

李準也算得上一个标本了。

中原作家的标本；

中国当代作家的一种标本。

当然，只是就一定意义上。

奇迹为什么会发生？奇迹是怎样发生的？杰出作家“杰出”在哪里？标本有什么典型意义和启示意义？

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比如中国人喜欢用有幸还是不幸来评说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有人说李準是幸运的，由于他在文学上紧跟时代，主要是紧跟政治，或者说是紧跟中心运动，“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时代的政治风潮为他创造了条件，给了他机会。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对李準的成功在三个方面产生了推动作用：一是使他成名早，名声大，其处女作即得到高度评价，使他的作品容易发表和产生影响；二是外力成为创作的现实推动力，把他的文学船帆鼓满劲风，缩短了他从文学创作准备的初级

阶段通向高峰阶段的过程；三是解决了他作为一个基础薄弱的业余作者与深广的文学世界接通的困难。

这个第一点，后来言人人殊，看法大相径庭。批评者认为是投政治之机，是“诗外”功夫，不是依靠艺术功力。实际上，这不免有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尺度去度量二十年前的历史之嫌，是带有一种空想性的酷评式指责，意义并不大。平心而论，《不能走那条路》在艺术上也是相当耐琢磨的。作者对老农民宋老定的心理、情绪、语言、行动，把握得那样得体入微，几至活灵活现了。由此一斑可见作者对中国农村和农民了解的广度和体悟的深度。

第三点需要特别说说。青年作家李準因一举成名而有条件结识这个时代文坛的一个个大师，不仅得到文坛领袖的指点，还有小说界电影界一个又一个“高人”，欢迎他来登门，甚至主动登上李準之门，来到他的身边无偿无私传授思想学术身手技法，使他有可能“取法乎上”。李準因此而是个“富有”的作家。他有许多老师朋友，在共同的创作实践中，以文会友，以友促文，他因此得以以并不丰厚的“资本”，在最短的时间里，羽翼丰满，振翅高飞，发为“大腕儿”。

当然，李準成为杰出作家的原因并非仅如上述。在李準创作的路上，也并不都是成功。一个杰出作家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者，甚至思想家。李準是一个“作者”，也是一个“思考者”。他思考社会现实，特别是现实中的“问题”；他思考历史，特别是历史的教训在今天的反映。同时，对自我的思考和解剖，也一直伴随着他。在 60 年代初、70 年代末、80 年代前期，这种思考更加深沉甚至痛苦。

1957 年以后直到“文革”的浩劫，越来越严重的

“左”的思潮，促使李準痛定思痛，反复总结自己前期创作的经验教训。最著名的，是对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运动文学”的概括。他不回避自己在创作上的败笔，甚至欢迎批评自己的作品，他痛悔紧跟运动配合形势的“运动文学”的短命，“人未死，作品已经死了”，成了他的名言。

尽管为此惹得不少人不快甚至批评，而且作为个人看法，也不免有些情绪化的成分，但作为浩劫后的思考，确实不失为痛陈时代弊病的箴言；从文学的角度，更具价值。特别可贵的是，这些思考出自内心自觉，真心诚意。直接作用是自救，帮助自己弃旧图新，改弦易辙，使其80年代以后的创作走上新的宽阔大路。

李準晚年不断地说，他是“一辈子不画句号的人”，“我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呀！”于此可见他的目标之高，雄心之强。

但是，谁也无法摆脱客观条件对自己的局限，就像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过去经常加诸古人头上的所谓历史局限性或者说时代局限性，实际上是对人人适用的。

当代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还没有为大师的产生准备好充分的条件；作家们的个人教养、知识功底、人生历练、专业修炼，以至个性、人格，也没有锤炼到能够创造翻江倒海、空前绝后的经典作品的地步。一切都以具体条件为转移。条件不足，不成熟，是谁也没有办法的。

因而，说李準是杰出作家，不可能是绝对意义上，只能是在比较的意义上。正是在比较中，看一个作家怎样成为“杰出”，更加饶有兴味。

李準晚年曾从个人修养的角度对自己的幸与不幸做过自我解剖。他说：我成名较早，这是我的幸运，也可能是我一